

99%

苟延殘喘

苟延殘喘

今天將會是你一生中最漫長的一天。這就是你眼下的狀態，未來的傑瑞，因為你今天可能還不會死掉。

很難弄明白一個小時前發生了什麼。亨利本來可以告訴我的，但是亨利的工作是創作，這是你的工作，傑瑞。下面就是一小時前所發生的。

你寫完第二份遺書，這份是給伊娃的，你把遺書整齊地疊好放在兩個不同的信封里，每一封都做了標記，並且放在辦公桌的顯眼處。你把垃圾袋都整齊地粘好，你要離開「阿爾茨船長」一會兒，因為他最後棄船了。你坐在辦公椅上看著沙發，心想坐在沙發上琢磨心事再合適不過了，但這意味著就要挪動垃圾袋，何況這樣做只是拖延時間罷了，說不定還會毀了沙發。有辦公椅就足夠了，真的，弄髒辦公椅有什麼關係？

你不打算使用枕套了。心裏想著要是被人發現，他的死狀照片在互聯網上傳播，被炒得沸沸揚揚——傑瑞·格雷頭上套著枕套，看起來是個傻瓜，這絕對是你難以忍受的。你把槍管放到嘴裏，碰到了牙齒，你不喜歡這種感覺。於是你決定對準太陽穴開槍，你打算這樣做。之後你又不想這樣做了，接著你又想這樣做。就像一個開關一樣，打開、關掉，這樣做、不這樣做、這樣做。你想過一些自殺失敗的案例，比如子彈改變彈道，擦過顱骨，雖然受傷但沒法置你于死地。你又把槍放回了嘴裏。

你正要扣動扳機，突然看到辦公桌上的萬聖節照片，照片中的伊娃打扮成巡警，但腦中浮現的，卻是血淋淋的襯衫和刀，還有那死去的女孩。原來扣動扳機時，你心裏一直在想著的是死去的女孩。

結果什麼都沒發生。

原來保險栓是關著的。

你還沒有搞清楚怎麼打開保險栓，桑德拉就沖了進來。你把槍扔在辦公桌上，猛地站起來，椅子向後翻滾，卡在防水帆布的摺痕中，刮住掛在後面牆上的垃圾袋，把它扯了下來。

「感謝老天。」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。她臉頰通紅，大汗淋漓，衣服都貼在了身上。

「我只需要一分鐘。」你告訴她。

她大步向你走來，看了看槍，撿起塑料袋和防水帆布，恐懼攫住了她，讓她停下手，表情從釋然變成恐懼。她渾身顫抖起來，她走到沙發邊坐下。她臉上的紅暈消退了，現在如幽靈般蒼白。她氣喘吁吁，仍在出汗，汗冒得越來越多。

「我只需要一分鐘。」你說。就在那一刻，感覺就像是你沒有按計劃行事叫她失望似的。

她搖搖頭。「來，坐到我身邊。」她說。你沒有動，她把手伸向了你：「求求你了，傑瑞。」

你走向沙發，坐了下來，但沒有握她的手。你心裏還在想著那把槍，你差一點兒就得手了。你感覺到槍正躺在辦公桌上，偷聽著你們的談話。

「我打了一個電話。」她說，「我一直想打電話給你，這就是我為什麼跑回來，我要阻止你。我……我很抱歉，我……我不應該離開你，讓你做……做你要做的事情。」她哭了起來。你想把手撫在她的肩膀上，想告訴她沒事，但無能為力。不會好起來的，我們千萬不要忘了，未來的傑瑞，在這場遊戲中，她一直和麵包師胡搞，和安裝警報器的人胡搞，誰知道還有誰呢？就在那一刻，你忽然念及此事，只那麼一會兒工夫，就在倏忽之間，你看到了兩件事。第一件，你看到她被壓在麵包師身下，他伏在她身上晃動，戴著他那高高的白色麵包師的帽子，浸滿汗水，扭向一邊，屁股向上擡著。第二件，是那把槍，你握著槍柄，另外一人扣動扳機，子彈射入桑德拉的胸口。兩個不愉快的畫面，切換不過一個瞬間，但事實上它們倆都是真的。

「你還記得梅嗎？」

「書里的？」

「不是。幾個星期前，你出去遊盪，結果走丟了，神志不清。你敲她的門，你小時候曾在那座房子里住過一陣子。梅是——」

「梅護士。」你說你想起了她。你不記得是怎樣到她家的，但你能記得去過那裡，記得在那裡喝茶聊天，後來，桑德拉去接你。就是在那一天，你打算丟掉噴漆罐。

「就是她。」桑德拉說。因為你還記得，她顯得很高興。媽的，連你也很高興。有片刻時間，你恍然如夢，你想象著阿爾茨海默病已經被你拋諸腦後，前面等待著你的是康復的五個階段。

「她打電話來問你的近況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因為你上個星期六晚上去她那裡了。」

「我——等等，什麼？」

「我想看看那件襯衫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想看。」

你撬開地板，把襯衫拿給她看。她並沒有像你心裏想的那樣怒氣沖沖。你把襯衫揉成團，又放了回去，她向你解釋了所有的事情。你記不清她都說了些什麼。要是普瑞克拿著攝像機在這裏，說不清還能恢復記憶，不過你只能記住她說的要點。

大約凌晨三點鐘，梅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。她開門一看，發現是你站在那裡，街上停著你來時乘坐的計程車，你沒有帶錢。像上次去她家一樣，你神志不清，茫然不解。她給了計程車司機車費，然後帶你進去。她告訴桑德拉說，她想過打發你坐進計程車，然後告訴司機把你送到發現你的地方，但問題是她不敢確定他是在哪兒發現你的，她甚至不敢確定你會不會在紅燈前跳出計程車，跑到山裡去。你坐在她家的餐桌旁，喝了一杯茶，她要去打電話給桑德拉了，你叫她不要打，她向你解釋你並不住在這裏。這時，你終於弄明白了。你不想讓她給桑德拉打電話的理由很簡單，你想讓梅看你毀掉婚禮的視頻，你讓她知道你的生命中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。後來，她同意不給桑德拉打電話了，但堅持要給別人打電話。你告訴她漢斯是你的朋友，你帶著手機，你給他打了電話，他沒有接，這並不奇怪。因為這是在半夜，所以你留了言。

梅陪你坐著，喝著茶，聊著天，包括天氣、人生、音樂。她說，你們聊著天，時而慷慨激昂，妙語連珠；時而凝視前方，沉默寡言。如果這是真的，未來的傑瑞，那就沒有理由值得懷疑了，這說明有些事情並沒有儲存到記憶里。那個正常的傑瑞此刻正在休眠當中，但即使是這樣，他有一部分甚至仍舊是清醒的。漢斯在清晨五點左右回了電話。根據梅的敘述，你堅持要在大街上與他見面。

桑德拉告訴了你所有這一切，你閉上眼睛，想還原當時的情景，起初一片空白，接著畫面浮現了出來：你可以看到自己上了漢斯的車。但你如何看待此事呢？它是否真的發生了呢？還是說這隻是你想象出來的？你曾無數次坐別人的車，包括他的。你不知道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你肯定不記得自己是坐車回家的。

「你跟梅在一塊兒待了好幾個小時。」桑德拉告訴你，「新聞里稱貝琳達是凌晨三點左右遇害的。當時，你正在敲梅家的大門。警察一直在說，他們希望跟那天晚上任何看到可疑跡象的人談談，想跟和她住在同一街道上、當時還沒有入睡的任何人談談。凌晨三點，傑瑞，難道你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？如果你在那之前就殺害了她，那麼梅將會看到你襯衫上的血跡。我問她，你當時穿著什麼，她說是參加婚禮的那套衣服，錄在線視頻時穿的那套衣服。後來，漢斯就去接你了。」

「你跟漢斯講了？」你問。

「還沒有，」她說，「他把你送回家后，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不管怎麼樣，都不關貝琳達的事。因為當時她已經死了。」

「那會是誰的血呢？」

桑德拉沒有說話，因為她也沒有答案。你再次回顧了事情的整個過程，看新聞，等電話，等著看還有誰死了。

但是，隨後桑德拉有了答案，你豁然開朗了。「你還沒有對漢斯說。」她說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有沒有可能是他的血？」

你思考著整個問題，好像你能回憶起來，但是，不行。也許你們發生了爭執，他開車離開了，身上流著血……或者，他還活著嗎？

「傑瑞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想有可能。」

桑德拉看著垃圾袋、防水帆布，哭了起來。「我差一點兒沒能及時趕回來。我給你打電話，一遍又一遍地打，但是你沒有接，梅打電話給我，因為她想了解下情況，她說她後悔那天晚上沒有給我打電話，如果她沒有……或者，如果她拖延久一點兒，那麼，現在你……你就……」

你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膝蓋上，另一隻扶她的胳膊。「但她確實打電話給你了，而你還沒有回家。」你說。你感到如釋重負，但是，你也感到害怕。血淋淋的刀和襯衫仍在這裏，這表明的確有事情發生過。

「我們先打掃一下，然後給漢斯打電話。」她說。

清理房間就是把所有的東西歸位，掛起的垃圾袋，鋪好的防水帆布，這些都很詭異。不過你做這些事情時，還想過要親手把這些東西處理掉。桑德拉沒有找到漢斯，不過，她給他留了言。

她的聲音聽起來很關切。你知道就算你傷害了她，她還是會原諒你的。

之後，她上樓去梳洗了。她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緒，要換掉汗濕的衣服，來處理即將發生的一切。這時，手機響了。是漢斯。

「我完了。我侮辱了家人，淪為全世界的笑柄，我——」

「人們很快就會忘掉的。」漢斯說，「不過是過眼雲煙，人們很快就會忘記的。」

「比那更糟。」你告訴他。你給自己倒了杯酒。你問他，他是不是真的去接你了，他說是的。你又問你們兩個是不是打架了，你是不是傷到他了，他說沒有。你問他當時你襯衫上是不是有血，他沒有說話，就好像他出現了記憶障礙。於是你又問了一遍，然後他說是的，到處都是血。他說他當時就問過你，你沒有回答。你問他刀是從哪裡來的，他說他沒有見過。

這和梅護士告訴桑德拉的相去甚遠。所有的傳聞，加奎寧水的杜松子酒，所有的細節，此刻都模糊不清。但是，所有的一切都會水落石出的。漢斯已經在路上了。

亨利想說些什麼，但他找不到合適的字眼，於他而言這是一種恥辱。希望漢斯和亨利可以聯手把這一切弄清楚。你讓漢斯再拿來兩瓶杜松子酒。漢斯知道該怎麼做的，漢斯一貫擅長解決問題。

傑瑞坐在計程車里，他把錢遞給司機時，電話響了。

「你沒事吧，夥計？」

司機憂心忡忡的，他是個大塊頭，胸部都垂到肚子上，手臂和傑瑞的腿一樣粗。他脖子上贅肉橫生，頭皮上布滿星星點點的雀斑。在傑瑞眼裡，他像個烤土豆。

「我……我沒事。」

「你確定你沒事？」

傑瑞看著窗外，他就在他家外面。手機仍在響著。

「我就住在這裏。」他說。

「還好我把你帶到這裏。」計程車司機說，「你確定你沒事嗎？」

「是啊，是的，我沒事。」司機把找零遞給他。傑瑞看看自己的手腕，他沒有戴手錶。「幾點了？」

「剛過六點。」

他邁出汽車，外面夜色如水。他低頭看著手機，但他認不出是誰的。他去了哪裡？購物還是訪友？計程車又停在了哪裡？司機在儀錶板上擺弄著。

傑瑞接聽電話：「喂？」

「我在路上。」

「漢斯？」

「我找到他了。」漢斯說，「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但我找到了他。」

「誰？」

漢斯停頓了一下，然後接著說：「你……你還好嗎？」

傑瑞看著他的房子。是的，他還好。他剛才一定是出去遊盪了，但是他去了哪裡，他不知道。他只知最近他狀態不好，他總是健忘得很。他拍拍口袋，沒摸到鑰匙。有時候，他會從窗戶爬出去，去到他不應該去的地方，如果他剛剛這樣做了，那麼他也可以從窗戶爬回去。他沿著過道走到他的寫作房外面。

「我很好。」他告訴漢斯。

「你還在公園裡，對吧？」

「什麼公園？」

「我讓你在公園裡等我。」

「我不記得什麼公園。我回家了。」

「療養院？」

「什麼療養院？」傑瑞問，雖然那個地方很親切，但他弄不清楚為什麼。他走到寫作房窗邊，窗口禁閉而且鎖住了。他可以通過窗口看到裏面的東西，雖然一切看起來都按原樣放著，但還是略有不同。電腦看起來比他記憶中的新了些，有些東西擺放的位置也變了，但大多數東西依然各就其位，除了有一點點偏離。「不，我回到我家了。你在說什麼公園？」

「你回家了？在你家？」

「差不多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他走向前門。也許桑德拉馬上要下班回家了，她會讓他難堪的，不過要是幸運的話他會忘記的。如果她不在家，後院還藏著把備用鑰匙。有趣，他居然能記得鑰匙在那裡。一天，他把它包在一個小塑料袋裡藏在花園裡，就在露台邊緣下面，但他居然不記得三十分鐘前的事了。

也許用「有趣」這個字眼並不對。

「傑瑞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我現在在外面，準備進去了。」

「你想起日記在哪裡了？」

「你知道？」

「聽著，傑瑞，你需要仔細地聽我講。我希望你不要往前走了。我想讓你待在人行道上，我這就來接你。」

他已經在門口了。他再次摸索口袋，以防鑰匙藏在口袋裡的什麼地方。他已經有很多次在口袋裡翻找錢包、鑰匙或手機，結果一無所獲，卻在第二次第三次翻找時，發現它們就在那裡。他覺得漢斯在大驚小怪。他沒有找到鑰匙，只找到桑德拉的一對耳環，這有點兒奇怪。

「傑瑞？」

「是啊，是的，我聽見你說話了，但是，你究竟想說什麼？」

「集中精力，傑瑞。有關今天你還記得什麼？」

他開始回想這一天發生的事。其實他什麼也不記得了，有時會發生這種情況。正因為如此，他的家人才擔心他會把婚禮搞砸，他知道他們想控制他。

「傑瑞？」

「我不記得了。」他承認。

「你已經不再住那座房子里了，傑瑞。」

「是的，對。」他說著，笑了起來。他開始敲門了，沒有什麼比跟失去記憶的人開玩笑更有趣的事了。

「你在敲門？」漢斯問。

「我沒帶鑰匙。」

「我說真的，傑瑞，你已經不在那裡住了。你得在街上等我。」

「但是——」

「警察在嗎？你看到他們了嗎？」

「什麼？為什麼這裡會有警察？」

「你現在住在療養院。你出去遊盪了。你之前打電話給我，我來了，在一家商場接你。你不記得了嗎？」

「不記得了。」傑瑞說，漢斯還在說一些愚蠢的笑話，他很惱火。

「你得——」

「我不懂。」傑瑞說，「我不想聽笑話了。」

「我沒有開玩笑。」

「我可以透過寫作房的窗戶看到我所有的東西。」

「那不是你的東西。」

「等你知道怎麼說人話再打過來吧。」他掛斷了電話。

他再次敲門，但無人應答。桑德拉要麼不在家，要麼就是在洗澡。電話又響起來了，但他沒再理會。他走到側門，注意到他們去年春天種的灌木都被扯掉了，被另一種灌木所替代，堆著一層一層樹皮，擺放著一些花園精靈守護神。他從中穿過，拉開側門的門門，門開了，他凝望著後院，感覺有點兒不對頭。他好大一會兒才搞清楚，原來是游泳池沒有了！究竟發生了什麼？他以前常在游泳池邊丟東西，但從來沒有想過會真的丟掉整座游泳池。花園也和以往不同了，但露台還沒有變化，四周鋪設著路磚，他把手指伸到一塊磚頭下，撬開它。鑰匙還在。他走上露台，打開包，同時透過法式門的玻璃向裏面張望，裏面的天地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了。所有傢具他都不認識了，客廳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油畫，畫著海灘美景，駿馬奔騰，他也不曾見過。

桑德拉終於做到了，她把他踢出去，讓麵包師搬了進來，換掉了所有的傢具，她甚至都沒有告訴他！也許這也是漢斯的意思。他把鑰匙從包里拿出來。

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」

他轉向聲音的來源。史密斯太太總是讓他想起祖母，他會為了保護她把書當武器砸向惡徒，把他扔下樓梯。「謝謝你關心我。」他說，「但是，我很好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們打理了花園。謝謝你來看我。」

他注意到他忽略了一件事情：她手裡拿著一根曲棍球棒，兩隻手緊緊握著手柄，腳衝著他這邊。她是搶劫嗎？

「我打電話報了警。」她說。所以這不是搶劫了，但這話勾起了他的一段回憶，一個女人說過同樣的話，她說話時他正坐在一輛車裡的乘客座位上，他們停在路上，坐在他旁邊的那個人是誰？

「他們會把你關起來，因為你所做過的一切，因為你毀掉了我的玫瑰，因為你放火燒毀我的車。」她調整曲棍球棒的握姿，「因為你在我家噴了那些字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……」他說，接著一幅幅畫面奔騰著浮現在眼前，讓他有些暈眩，但他對這些畫面沒有絲毫印象。他在門口坐下，史密斯太太看著他，她看起來好像要揮舞雙臂，把那個曲棍球棒砸過來。

「沒有人會買狗屁阿爾茨海默病的賬，格雷先生，所以不要再玩弄這種把戲了。你是個無賴，是個道德敗壞的渾蛋，你竟然為了取樂謀殺好幾個女人，如果你——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如果你認為你可以偷偷回到你的老房子，並且——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殺死新主人，好吧，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用這個抽你腦袋。」她改變曲棍球棒的角度，讓它看起來更具有威脅性，以證明她不是在說笑而已。「我剛從國家隊效力回來，所以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怎麼用。」

國家隊？什麼？曲棍球？擊劍？「你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「你爛透了，格雷先生，我是說你心腸爛透了。」

「你有病吧？」他對她說，「是什麼人才會這麼扯淡？」隨後他意識到他就是這種會扯淡的人。為了生計，他成了一個專業扯淡的文字騙子。

「待在原處別動。」她說，並沖他揮揮曲棍球棒，「你妻子因為你死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殺了她。」

聽她這麼說……她不應該這樣說的。不應該，這樣，說的。他兩手抓住曲棍球棒，兩人開始拔河之戰。他更重、更強壯、更年輕、更瘋狂一些，他輕而易舉地把她推回到小路上。她的腳陷入花園草地，打了個趔趄，差點兒絆倒了。她抱著曲棍球棒想保持平衡，突然他意識到即將發生什麼，雖然她很煩人，但他不希望看到她摔在地上，弄破腦袋。他想抓住曲棍球棒不讓她摔倒，但她太重了，球棒從他的手裡脫開。她失去了平衡，然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她的屁股先撞在地上，接著是後背，最後是她的頭。他站在那兒盯著她，他意識到她說的是真的——桑德拉已經死了。

「你的名字是傑瑞·格雷。」亨利告訴他，他忘了有關亨利的一切，把他封存在大腦深處，「你是一個犯罪小說家，你已經不住在這裏了，你的阿爾茨海默病會把世界顛倒過來。警察就要來找你了，他們就要來找你了。哦，你還槍殺了桑德拉。」

不過，來的不是警察，而是漢斯，他從房子的另一邊繞了過來，在史密斯太太摔倒的那塊草坪上止住腳步。他看見她躺在那裡，一動不動。

「搞什麼鬼，傑瑞？」

「這……這是意外。」

「她是……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」

漢斯俯下身去，檢查她的脈搏。他的手指移動了幾秒鐘，在一個皺紋處停下，皺紋掩蓋了他的指尖。隨後他點點頭，像是鬆了一口氣：「她還活著，幫我把她扶到露台上。」

他們把她扶起來，把她的手臂分別搭在他們的肩膀上，把她抬到露台上。冬天過後，太陽椅還沒有清洗，上面滿是枯葉、蛛網和鳥屎，他們把她扶到一張椅子上，讓她躺下。「讓她這樣可不行，」傑瑞說，「太冷了。」

「你為什麼到這裏來了？」漢斯問，「你能記得日記在哪裡嗎？」

「記不起來了。」傑瑞說，「我甚至不知道我為什麼會來這裏。」

「你知道在哪裡嗎？」

傑瑞點點頭：「在住在這裏的人手裡，房子的新主人，名叫加里。它就在房子裡的某處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回來了。」

「那我們需要進去，找到它。」漢斯說。

「她叫了警察。」傑瑞說，低頭看看史密斯太太。

「她說的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好吧，那麼我們不必擔心她會挨凍了，因為他們正在來的路上。」他把傑瑞推回街上，「必要的話，我們可以以後再回來。」

他們走到汽車旁，這不是漢斯之前開的那輛車。傑瑞坐進去，系好安全帶，這才意識到車上不止他們兩人。那個護理員艾瑞克靠在後座上，閉著眼睛，輕輕打著鼾。